



● 作者/Pete Pagano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劉宗翰

精進海上戰力

Have We Forgotten How to Fight

取材/2018年2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February/2018)

海上作戰的訓練時間在近年來已大幅縮減，艦隊的船艦數量減少但是任務節奏卻維持不變，圖為維克斯堡號(USS *Vicksburg*, CG-69) 飛彈巡洋艦、羅斯福號(USS *Roosevelt*, DDG-80)飛彈驅逐艦、卡尼號(USS *Carney*, DDG-64)飛彈驅逐艦、蘇利文兄弟號(The *Sullivans*, DDG-68)飛彈驅逐艦於2003年共同執行飛彈演習。(Source: USN)



擁有遠洋海軍的敵國正在崛起並構成嚴重威脅。美海軍如仍然用上一場戰爭的作戰構想與心態來執行訓練工作，將使海軍在未來衝突中遭受挫敗。海軍必須重新學習以攻擊為導向的遠洋海軍核心能力，其中速度、機動、欺敵及掌握主動等能力至關重要。

自 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美海軍不論是在質與量及精神戰力等各方面，針對實力匹敵者遂行海戰的能力都持續衰退。海軍已喪失了對抗其他海上強權，以及成功執行攻勢海上作戰的共同知識與文化精神。原因非常多，但是特別重要的是地緣政治轉變、預算壓力，以及訓練的重點。此刻美國在世界各地都面臨對手的挑戰，而且某些國家建立遠洋海軍與陸基反介入體系，目的就是為了擊敗美海軍，因此海軍必須嚴肅看待並迅速脫離困境。



如何陷入困境

普丁將蘇聯解體稱為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這個說法頗有幾分真實性，至少就某些觀點而言，蘇聯解體掀開了遍及全球的種族、宗教與民族主義衝突的壓力鍋蓋。對於美海軍，蘇聯的壽終正寢或許不是一件悲劇，但卻導致海軍對自身定位的迷失，並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政客們追求和平紅利，質疑大規模遠洋海軍的必要性。海軍高階將領無法說服國人或政治領袖，部署於全球各地的艦隊必須維持精良訓練與裝備，才能確保海上優勢與全球海洋公域安全。誠然，海軍某種程度上是其本身成功的受害者。但是當美國與北約組織盟國兌現「和平紅利」並削減其海軍規模之際，既有與新興的敵人卻開始強化軍力挑戰國際秩序——而被削弱的海軍仍然力圖維護此一秩序。

在渴望和平紅利的同時，也造成聯邦預算新的花費與其他非國防支出，加速削減了海軍在人員、訓練及裝備上的經費。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



普丁將蘇聯解體稱為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Source: White House/Shealah Craighead)

——「預算自動減支」(sequestration)——更進一步使財政壓力惡化。海軍高階軍文職領導人，一再希望用更少資源來執行更多任務，使經費短缺、裝備不良的海軍，依然維持冷戰時期約100艘軍艦海外部署的節奏，但是相較於1987年擁有594艘軍艦的高峰，目前海軍僅有不到300艘軍艦。結果就是艦隊沒有足夠時間執行必要的維修與訓練工作。

海軍在部署任務與維修週期之間的有限時間內，所執行的訓練不夠深入且沒有把重點放在海軍作戰上。雖然將領們了解海軍必須做好在海上對抗實力匹敵者的準備，但是針對戰術決策者與值更人員的訓練重點卻是強調防禦多於攻擊、事態擴大的控制，以及執法多於作戰。打擊支隊並沒有被訓練要善用速率、機動與攻擊的優勢，反而是被告誡「必須固守戰場」，就如同地面部隊佔據山頭一樣。當船艦自固定地點遂行任務，諸如航艦作戰區域，即放棄了海上兵力本身具備的一切優勢，而採取消耗作戰方式，則是將所有優勢拱手讓人。在某些狀況下，從海上堡壘遂行作戰是可行的戰術，諸如當地理環境適合時，但是戰術決策者如果只依賴這一招，恐將無法克敵制勝。

這種防禦性、受地面作戰影響的焦點是源自於近年來之經驗。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投入地面作戰主要是針對不對稱、非國家恐怖分子等敵人，而這些敵人大多隱藏在平民之中。海軍的角色主要是提供空中與飛彈打擊，以支援美國的地面部隊。這些攻擊都是從海上堡壘發動，距離戰場很遠，可避免民眾傷亡，而且假如敵人不再

「在海戰中，艦艇承受重大損害後還能保持機動並發揚火力的海軍將獲得勝利……這表示你的官兵們能秉持專業並克盡職責，即使在他們眼見艦艇遭到轟炸和沉沒，在許多人陣亡和重傷，在倖存者恐懼和精疲力竭，在甲板火熱、失去照明和裝備毀壞之際……這就是美海軍必須達到的訓練標準。」

——美海軍中將穆斯汀(Henry Mustin)，第2艦隊戰鬥教令，1986年5月21日

從事進一步衝突，將有助於執法任務的推展。

缺少擁有遠洋海軍的敵國也使美海軍作戰能力無法精進，而現今艦隊的船艦數量不足也意味著不若以往有更多兵力能夠獨立執行任務。今日值更人員對於執行多艦編隊任務的經驗較諸以往匱乏許多——多艦任務要處理動態的船艦相對運動，以及各種信號與無線電傳輸的混亂，因此需要高度熟練之戰技來執行船艦戰術運動與戰術信文的發送，並在壓力下保持冷靜、井然有序，同時能妥善安排各種緊急事項的優先次序。

精進作為

美海軍將領已承認此一問題——通常這是改善問題的第一步——就是以發展海軍為主的實力匹敵者正在崛起並構成嚴重威脅。但是如果用上一場戰爭的作戰構想與心態來執行訓練工作，即使上一場戰爭仍持續至今，也將導致美海軍在未來衝突中迅速挫敗並讓自身蒙羞。海軍必須重新學習並精通世界一流、攻擊導向的遠洋海軍核心能力，其中速度、機動、欺敵及掌握主動等能力至關重要。這將需要使官兵個人專業水準，以及單位與團隊層級的訓練再次恢復活力。

這同時也需要回歸學校流路班次訓練，以彌補目前不足之處。例如，在1980年代中期任官的

初級軍官，在上船擔任首任艦艇職務前，會在水面戰初官班(Surface Warfare Division Officer Course)接受6個月的課堂與實作訓練，接著會安排至少一個職務專業訓練課程(billet-specific training, BST)，而且在其首任艦艇職務期間會有更多的職務專業訓練課程與團隊訓練。同時期的海軍士兵亦有類似的經歷，在擔任艦艇職務之前與期間會安排基礎訓練課程與專業課程。官兵上船任職時並不是專家，不過的確具備本職學能的核心專業基礎與理論知識。這使他們在任職之初就能對執行任務有所貢獻。目前海軍基礎訓練課程的趨勢是以電腦為基礎、自訂進度的訓練，而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方向。水面戰軍官學校原來採取這種作法，但是由於成效不彰已改回更為傳統的訓練方式。

由於意識到本職學能的不足，海軍水面艦部隊正逐步強化少尉軍官上船擔任首任艦艇的職前訓練。基礎軍官課程(Basic Division Officer Course, BDOC)已從原本的3週增加至接近6週，但是課程時數仍然太短，沒有時間安排深入的教學，學生僅能習得皮毛而已。目前有一項著重於戰術內容的進階短期課程，被納入水面戰初級軍官的經營途徑，會在其第一與第二任艦艇職務之間派訓。最近另一項新作法是為期3週的艙面副值更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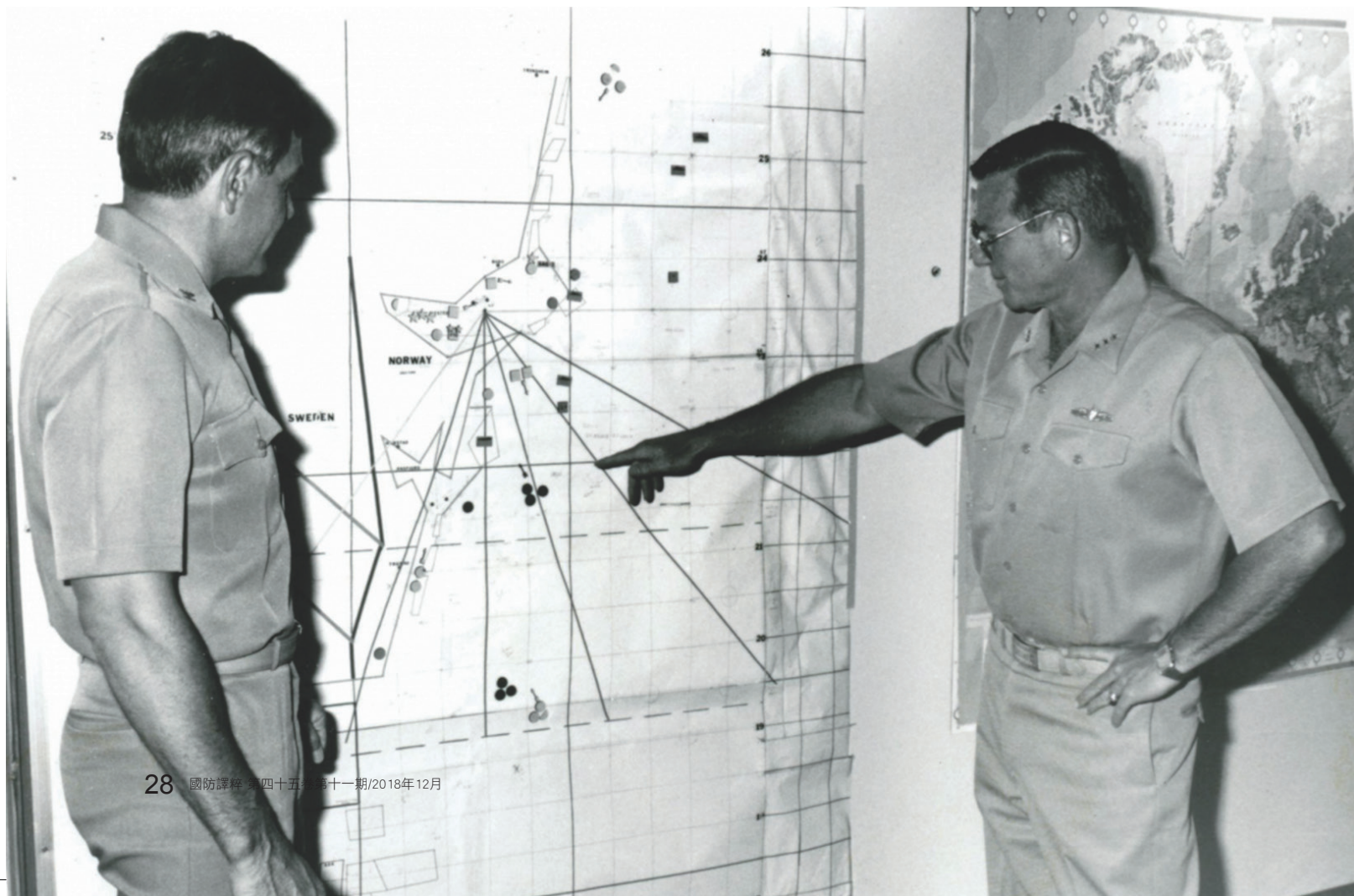
(Junior Officer of the Deck, JOOD)班，教授少尉軍官船艦操縱與航海，而且將這些課程和基礎軍官課程合併可使初級軍官更能勝任艦艇職務。為期1或2週的職務專業訓練課程也應該恢復，時數則視課程內容而定。實體的教學設施依然存在，只是目前尚未充分利用(有些可能因為新一輪的基地封閉而報廢)。所以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相關課程都已在資料檔案中，只需要重新審視與更新而已。

在單位與團隊層級，訓練時數必須充足才能執行重複與嚴格的訓練課程，才能做好對實力匹敵

者遂行海戰的萬全準備。海軍在冷戰期間從事戰備整備時，複訓為期6至8週，項目包括高強度的損害管制、戰術作為演練、船艦操縱技能提升，以及其他戰備作為評估。訓練期程是取決於全艦人員的專業表現，而不只是符合規劃時間的固定日期。如果全艦人員表現優異，就能在6週內完成訓練。若否，則持續訓練直到合格為止。

複訓是單位層級訓練，完成訓練後全艦人員會具備所需信心與技能，以進入下一階段的部署前訓練，包括團隊層級實兵海上訓練，並於最後執行戰鬥支隊對抗——艦隊操演使戰術指揮官與值

當海軍中將穆斯汀於1986年擔任第2艦隊司令任內撰寫戰鬥教令時，海軍擁有將近600艘艦艇執行訓練、維修、部署，以及必要時可遂行作戰任務。圖為穆斯汀中將與盧哥(Frank Lugo)上校討論第2艦隊演習的細節。(Source: USN)



更人員有機會運用智慧與戰術作為對抗假想敵。這種時間與資源密集訓練需要規模夠大的艦隊，才能調配兵力參與操演，同時還要滿足海外任務的需求。此階段訓練應該使人員具備遂行高強度海戰的能力，而且必須是密集的、嚴格要求參演艦艇與值更人員，持續在海上訓練直到合格為止。嚴苛的全球部署時間表影響並限制了艦艇維修與訓練計畫，與其派遣尚未完全準備好投入作戰任務的艦艇，還不如等到這些艦艇完成準備，並接受減少數週可部署在海外的時間。

海軍的訓練單位已開始將「實彈(兵)、虛擬暨建構式訓練」(live, virtual, constructive, LVC)——藉由艦隊綜合訓練載具——結合海上訓練與合格簽證。這是朝正確的方向邁進，因為可複製大量的敵我兵力。就實彈(兵)、虛擬暨建構式訓練對高強度訓練想定的貢獻而言，在於可複製所有作戰領域中更全面的元素。此外，也應該完善各項程序與協定，俾利實際和虛擬兵力更緊密與安全的結合。更仿真的實彈(兵)、虛擬暨建構



美海軍嚴苛的全球海外部署時間表對艦艇維修與訓練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Source: USN/Charles Oki)

式訓練配合更長的航訓時間，將有助於戰術、戰技與程序的熟練，而非只是粗淺的程度，這樣的海軍兵力對於海上戰鬥將會有更萬全的準備。要嚴格執行高強度海戰訓練的成本並不便宜，必須要重新排定現有經費的優先順序，並增加未來的經費，同時需要擴大艦隊的規模，以提供足夠的訓練與維修時間，而不至於影響作戰任務的派遣。

切勿蹉跎

即使不額外多花一分錢，美

海軍仍然可以做很多事。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變心態。明確的指揮官指導與企圖不用花錢。將領可下達訓令，立即改變戰術決策者與值更人員的心態，從規避風險、防禦導向轉為攻擊導向。重新學習如何遂行海戰必須是全軍種的文化復興，強調海軍是第一個、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作戰艦隊，其目的是冒險犯難克敵制勝。海軍退役中將綽號「重錘」(Hammering)的穆斯汀在1986年的第2艦隊戰鬥教令中做了最佳的闡述。那些教令指出北約組織海



在普里明傑1965年的電影《海上長城》中，威恩與道格拉斯擔綱主演海軍軍官，雖然兩人對日軍發動珍珠港事變感到震驚，但是已做好作戰的準備。(Source: AF Archive/Alamy)

上任務構想的執行方針，清楚明確的指導、企圖，以及優先順序。其書寫的方式簡明扼要，如果艦艇的艦長或是戰術行動官僅閱讀此一文件，即便後續沒有進一步與上級總部進行溝通，他們仍然會知道如何完成任務。今日的作戰通常處於通信阻斷/衰減的環境，同時編隊距離遙遠、無線電發射管制非常嚴格，當面對可能再次發生的高強度海戰時，此類教令可為今日的戰士提供指南。

由美海軍艦隊司令部司令主持，最近完成的

水面部隊「全面檢討」(Comprehensive Review)報告，內容指出許多系統性的問題，並歸納為海軍作戰能力下降的原因。報告中對於海軍水面艦部隊現狀與改善戰力下降所需之變革，提出的修正行動建議切中要害。如果確實執行，將會對海軍恢復作戰專業優勢有很大的助益。令人鼓舞的是該檢討報告被廣泛分發，很容易獲得。兩相對照，2010年2月的「巴理瑟報告」(Balisle Report，全名為「艦隊水面艦部隊戰備檢討小組報告」)——為另一份水面艦部隊狀況的報告，內容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公正報告——就遮遮掩掩，僅發送給少數的單位。雖然其調查結果亦堪稱切中時弊，但是只有少部分落實執行。

在普里明傑(Otto Preminger)1965年的史詩電影《海上長城》(*In Harm's Way*)中，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在日軍發動珍珠港事變後轉向威恩(John Wayne)表示，「天啊，我們又要大動干戈了，打一場艱鉅的該死海戰！」如果今日美海軍一

覺醒來發現明天身陷類似的海上衝突，是否知道要如何作戰？

作者簡介

Pete Pagano上校係退役水面戰軍官，曾任第4兩棲戰隊戰隊長，指揮基爾薩吉兩棲待命支隊(Kearsarge Amphibious Ready Group)。更之前的海上指揮職務為卡爾號(USS *Carr*, FFG-52)飛彈巡防艦艦長，也曾擔任聯合作戰與海軍訓練的相關職務。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